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七回 東禪寺遇友結金蘭

儼寓梵王宮，埋跡鑽研鐵硯中。更盡燈殘猶刺股，心雄，互對伊唔徹曉鍾。天遣俊才逢，誼結金蘭志道同。竊得夢中題記取，加工，猶有揮毫作稿濃。

右調寄《南鄉子》

卻說這杜卿雲自那日到洞庭長圻去拉了衛旭霞，泛湖而歸。旭霞到了卿雲家裡，見過母舅、舅母，住下幾日。

一日，杜老促迫兒子卿雲，喚一個家僮平頭兒，先到東禪寺裡去打掃了賃下的僧房，鋪下牀帳，然後檢點日用盤費，發到寺裡，遂教平頭兒住下炊煮。卿雲、旭霞二人，收拾了書箱，喚老蒼頭挑了，一齊步到寺中，參拜了佛像。

那住持和尚已曉得了，走出來迎接，作揖過，坐定，吃了一道菜，互相敘談片刻。別了和尚，隨即到那書室中去。你道這所房子，怎樣精緻僻靜？但見得：

禪房深處，花發天然文錦；曲徑幽閒，鳥鳴自在笙簧。滿架茶蘼白雪，沿階苔蘚青衣。葵榴照眼，灼灼搖窗風弄影；蒲艾盈庭，青青拂檻戶生光。蝶入粉牆來，翻飛難出；燕穿畫棟去，刷掠偏宜。真個好一所人跡罕到的幽閒避喧處也！

旭霞進去見了，對卿雲道：「表兄何以覓得這樣好所在，挈帶做表弟的受用？」卿雲道：「我在家中看書，最厭人來纏擾。這寺住持，向與我相知。偶一日閒步到此，倒是他說起，遂慨然諾許。恰好又合了家嚴命我尋坐地之意，故特來屈表兄作伴耳。」旭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也是表兄與他有緣。」說罷，遂各自去鋪好了書案，相對坐下，伊唔一番。

恰值那平頭兒烹茶進來，兩人桌上各擺了一壺，又焚起一爐好香來，那時，愈覺清幽得緊。正是：

茶熟香清可喜，風聲竹韻幽然。

各自傾出佳茗，悠悠自在的吃過幾杯，又去埋頭芸案一回。覺得天色將暮，昏鍾聲起，宿鳥爭枝的時候了，乃喚平頭兒收拾夜膳吃過，點起青燈，吟哦的用功，直到更漏將盡始睡。到得天時起來，依舊是這樣矢志下帷，量梁刺股的研究。

光陰迅速，倏焉又是半個多月。一日，卿雲歸家去了，旭霞獨自在，想起那素瓊小姐與張紫陽丹藥這兩樁事，細細的摹擬了一回，覺得心中焦躁，悶坐無聊，走到外面殿上，正值寂寂無人，在那裡踱來踱去，口誦他的芳姿遺照。忽見左廂門內走出一個飄飄拽拽的年少來，旭霞遂停了口，仔細一看。欲要去啟齒親近，又恐怕是個狂妄的人，被他睬不睬，殊為不雅。但在那裡冷眼看他的行動。誰知旭霞不敢去親近他，倒是這少年一步步的走上殿來，見了旭霞，遂作一揖，乃道：「兄長何處？」

旭霞見他先來施禮，就道是個文人韻士，可親近的了，答應道：「小弟洞庭長圻人氏，賤姓衛，小字旭霞。」那少年道，「洞庭長圻是個有山有水去處，弟素所慕者，但從未有到，深以為恨。」說罷，又問道：「兄長今日有何貴冗，到這寺來？」旭霞道：「蒙舍親相挈，在此作伴看書。」年少道：「莫非就是西房用功的兩位麼？」旭霞道：「正是。」亦問道：「尊姓貴表，家居何處？亦有何事在此？」少年道：「小弟姓吉，字彥霄，舍下就在雙塔寺左緣。試期漸近，亦在此寺東房效顰避喧。」旭霞道：「弟處初到，不曉得珠玉在左，有失請教。」吉彥霄道：「小弟亦尚欠拜，容日當竭誠謁寓領誨。」說罷，各自作別。

說那衛旭霞在裡邊想著了素瓊之事，心中焦躁，故爾出來散步遣懷。豈料遇著那洛陽年少，敘談了這一回，心事都忘卻了，急忙忙走到裡面，吃過幾杯茶，就去攻讀書史了。正是：

與君一席話，解卻萬般愁。

卻說杜卿雲歸去，理了些政事，過宿一夜，即到寺來。旭霞見了，把這殿上遇見吉彥霄之事，在那裡述與卿雲聽。恰好這吉彥霄寫了兩個社弟的名帖，教平頭兒傳將進來。兩人見了，即忙倒屣迎進，作揖遜坐，喚平頭兒點茶吃了。

卿雲啟口道：「小弟這裡尚未進謁，反蒙先施。」彥霄道：「小弟坐在此月餘矣。前者住持蘭若，談及兩兄在這裡下榻用功，日欲識荆請教，又恐進來驚動兩兄窗課，故爾延挨至今。偶然昨日在殿廊閒步，得遇令親衛兄，不棄卑鄙，乃賜敘談，所以今日敢於輕造。」說罷，又點茶吃過，遂起身別去。到得明日，卿雲與旭霞也寫了帖子去答拜了。以後你來我往，會文講究，竟成莫逆。

那吉彥霄獨處一室，始初不曾相遇杜、衛二人的時節，倒也不覺冷靜；已後來來往往了這幾遭，竟自不瞅不睬的難過。一日，走過來與杜、衛二人商量好了，索性把自己的書籍鋪蓋、日用盤費都搬至卿雲寓中來了。三人一同住下，後來竟學劉、關、張桃園故事，同拜雞壇，結為義社。兄弟膠漆相投的又過了旬餘。

豈知杜老在家牽掛兒子、外甥用功辛苦，竟備了些酒食，使老蒼頭到寺來道：「老相公請兩位相公歸去一次。」旭霞對卿雲道：「母舅喚我們回去怎的呢？」卿雲道：「家嚴自然有什麼老誠見識，要教導你我，必非無事。」旭霞道：「自然同兄去走一遭，但是這彥霄兄獨自在此怎處？」彥霄道：「衛兄差矣！令母舅相請，為著小弟，違尊長之命，還該就去才是。」旭霞、卿雲道：「這便得罪了。」說罷，二人竟同了老蒼頭，一徑出門去了。

卻說那吉彥霄送他出門，轉身進來，坐於室中，不免去搜今博古一番。到得夜來，平頭兒支值停當去睡了。彥霄直坐到更闌人靜的時候，偶然翻出旭霞的草課來看，只見一片薛濤箋兒夾在草稿中心。揭開看時，念過一遍，那時心中驚駭不已，更加玩味，知是寫著素瓊的輕盈態度，切骨切髓的肉麻，乃道：「崑山鄔氏素瓊是我姑家表妹，難道是同姓同名的？恰好又是個小姐，只恐沒有此事。」

細想了一回，乃歎一聲道：「決然是我表妹無疑了。我想起來，這都是我們姑娘不是。豈不聞古語有云：慈母之護真女，內言不出於閨，外言不入於閨。居必重閨，衣必，結。不使行路之情得以入之也。而今乃引他出去遊玩，被人如此輕薄，真個是『冶容誨淫』了。更可笑那衛旭霞是個名教中人，豈不聞《詩》之所云『有女如雲，匪我思存』之句？也不該見了人家的閨女，費這樣瞎心機，虛空思慕，望風懷想。倘然害出無著落的相思病來，從何處去說苦？真個是輕薄狂妄，可笑之極。我如今欲待袖起了以滅其跡，恐他來時尋覓，必然疑慮著我，致生忿恨。不若原替他藏於故處，只做個不知便了。若是他有心向慕的，不曉得我與他家是親，少不得還要自露圭角出來，那時我便乘機誚他幾句；若不說起，也不必去搜求他的過失，致傷友誼。」想畢，原把這箋夾好，仍舊替他押了；乃剔起孤燈，又看了一回書兒，覺得身子困倦，更有幾個蚊蟲來纏擾，只得解卸輕衫，自去睡了。

明日起來梳洗過，到得飯後，但見那杜、衛二人，一齊步至，彥霄接見了道：「兩兄回府，尊大人說些什麼來？卿雲、旭霞道：「竟沒有什麼話說，道是我們兩個在這裡看書辛苦，把些酒食慰勞一番，有偏彥霄兄了。」說罷，各自坐定清談。旭霞乃道：「如今已是六月中了，到七月初各要歸去，收拾進京了，那得還有工夫作文？目下雖處炎夏，喜得此室幽深高敞，絕無暑氣相逼。不得悠悠忽忽，蹉跎過了日子，該擬幾個題目，大家辛苦做一番，後日入場去，文思熟溜，也是自己得便宜處。」卿雲道：「有理。」三人一同擬了幾個題目，各自寫出，貼於案頭壁上。定了一日三篇的課規去做，做完了謄出，互相講究批點。如此者又將旬餘。

忽一日，彥霄同卿雲出去閒步。旭霞無意中走到彥霄案頭，去翻他的文籍，只見這簿面裡夾著一個紅單帖兒，仔細一看，見前面寫著：「三月十五夜，夢魁星指示鄉場題目。」旭霞此時，驚喜無狂；又看到後邊，竟是完完全全的三場試題寫於這帖上。旭霞遂牢牢記熟了，乃想道：「他畢竟道是『天機不可泄漏』，故爾藏好在此。平日再不見他說起。豈知今日天使我見了，被我記熟在心，或者也有些際遇亦未可知。我如今也不可說向人知，待早晚乘空把來做就了，細細改好，記著進場去。倘或他的夢兒果然有應，出著了，不費心思的錄於卷上，那時，步蟾宮，攀桂枝，十有八九之分矣！」想罷，恰好那兩個進來。旭霞悄悄地替他藏好了，急忙走到自己案邊坐下，假做埋頭看書的模樣。彥霄見了乃道：「衛兄這樣用功，後日應試，自然是個榜首無疑了。」旭霞

道：「小弟如此庸姿，就是夜以繼日的用功，怎比得吾兄天才敏捷？獨步蟾宮定是吾兄了。」三人仍舊坐了，看書做文，孜孜勤勉。

一日，旭霞想著了這幾個題目，欲要做就文字，又道他兩個礙眼，難於舉筆，躊躇了半日。恰好是夜卿雲與彥霄有興，猜拳擲色，多吃了幾杯酒，先去睡了。那時正中旭霞之意，遂喚平頭兒烹了一壺茶來，使他去睡了，獨自坐於燈火之下。這時候，覺得四無人聲，精神清爽得緊。正是：

更深萬籟沉，窗靜燈花翠。

旭霞先將這幾個《四書》題來，摹擬一番，研墨潤筆，手寫口吟，准准直做到雞唱五更，譙樓鼓絕，幾篇稿兒竟做完了。將來念過一遍，又改了幾句，覺得妥貼了，此時心中暗喜道：「這幾篇今夜幸爾湊巧，被我做完。容日再捉個空兒，一發把那經題後場都做完全，將來念熟，豈不快哉？」想罷，把這草稿藏好於護書匣中，也去脫衣睡了。正是：

胸儲二酉珠璣足，倚馬成文不待思。

到得明日起來，又各自去辛勤肄業。

不道是光陰易擲，倏焉是七月初了。旭霞這幾篇經文後場，又捉空做就。那時三人一同擇定白門長行吉日，都合在卿雲齋頭，會集起程。大家收拾了書籍，封些房金，謝了兩房住持，你東我西的歸去了。正是：

乍結陳雷誼，心同如斷金。

互相資麗澤，膠漆訂山盟。

但不知那三個賓興客何日起程到建業去鄉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衛與杜是表親，吉與鄔氏又是表親，隨手生波，文心妙絕。

吉翻衛書，尋出素瓊詩來；衛翻吉書，尋出魁星題來。通是要緊事，兩人何不藏好？